



## 秋收

(外一首)

□崔显实

秋收是父亲写下的一首诗——  
玉米、稻谷、高粱、黄豆、辣椒  
是散落的汉字，  
被他笨拙的手  
组词，造句，  
垒成一行行、一垄垄、一块块  
自然的诗节。

饱满，低垂，谦逊，弯腰  
是沉甸甸的劳作，  
在土地的稿纸上  
自成张力。

阳光、村庄、农舍、晒场  
是深远的意象，  
固守着乡土的底色。  
而红、黄、蓝  
是这首诗的三原色。

汗水浸透炊烟，  
夜色缓缓揭幕。  
霍霍磨镰的父亲，  
将镰刀磨成一弯月——  
那银色的辉光，  
是最后的留白。

## 红心猕猴桃

处暑与大暑的风有何不同  
架上金钩的小猴儿知道  
从青褐到黄褐的外套  
风在岁月里刻下年轮

每一颗果子里淌着清江  
每一颗果子里藏着糖厂  
每一颗果子里沉睡着宝藏

苌楚、羊桃、奇异果  
狐狸桃、藤梨、维C之王  
小小的身子竟背负群山之名

切开，放射状的红纹  
是一枚太阳逆射光芒  
入口，翡翠的果肉融化  
甜唤醒味蕾，记住这丑丑的猴形  
记住泥土中长出的甜，与草民的手掌

(作者系湖北省恩施市农民)

## ■点评

## 倾情书写广袤的山水人情

本期微光的四篇作品，皆出自基层作者之手，字里行间无不流淌着自然朴素的韵律与真挚感人的情思。樊文歆的《年夜》呈现了常年驻守塔克拉玛干边疆井队的父亲，在除夕夜这个阖家团圆的特殊时刻对于家人的思念。小说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。一边是齐飞与母亲的凄冷无声，另一边则是父亲的沉甸甸的思绪。作者寥寥数笔勾勒了亲人之间的思念与关怀，这也难怪，亲情伦理与工作职责，此事古难全。然而在这背后默然不语的，恰是漫长时间里父亲始终如一的职责与奉献，以及与此相应的妻儿的理解与支持，这才是最难能可贵的人间情感。

本期的故事，似乎多与父亲有关。崔显实的《秋收》是为父亲写下的一首诗，一首散发着田野气息的农事诗。伴随着秋收的喜悦，那枚切开的红心猕猴桃，正是这“泥土中长出的甜”。汪洛的《阿达的灼痕》写的是一个要强的父亲。故事从30年前的那场车祸写起，意在展现父亲那不曾熄灭的生存之火在“我”的血脉中的奔突。但更为重要的显然是无数像父亲一样的普通人，他们无不在于年复一年的平淡里，用双手一砖一瓦地垒砌生活。而命运偶尔投下试炼的石子，也无时不在磨砺着匍匐前行的追梦人。

章新宏的《情牵阿勒泰》把我们带到了李娟笔下的阿勒泰。车行阿禾公路，如展百里画卷。草原广袤，林海起伏，雪峰寥寂，溪涧蜿蜒。

(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)

齐飞上了大学，父亲仍旧留在井队。

出于工作的缘故，父亲常年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生产井间奔波，一年里一般有两次轮休的机会，休班的时间加起来三四个月。可是，爷俩儿的假期基本上没有交叉：要么是齐飞上学，父亲休班；要么是父亲出差，齐飞放假。

又是一年除夕夜。前阵子，市里刚刚发布了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通知。与往年不同，绚烂的烟火失去了在城区汹涌的机会。齐飞和母亲在餐厅里包着饺子。齐飞擀皮，母亲包馅。齐飞把匀称的面皮放在面板上靠近母亲的那一侧，母亲用筷子蘸好馅料，往面皮上一抹，然后双手一捏，一个饱满、小巧的饺子便在无声的配合之中成了形。没过多久，一盖帘儿的饺子就包好了。

饭后两人回到客厅，边看着春晚边嗑着瓜子，偶尔闲谈几句。几个节目过后，母亲那边却是一阵轻微的鼾声了。齐飞穿好拖鞋，站到母亲跟前，轻轻地晃了晃母亲的胳膊，小声地唤着母亲。母亲迷迷糊糊地嗯了一声，朝齐飞点了点头。她起身往卧室走，嘴里念叨着，别睡太晚，明天要早起呢。

齐飞调低了电视音量，低头看了看手机。十点一刻了。父亲开始吃饭了吗？每逢除夕夜，井队都会例行聚餐。酒量不好的父亲，往常在这一天也会和同事们小酌几杯。客厅中，只开了一盏低垂着的吊灯。吊灯慵懒地发着光，点亮了一团黑夜。

夜晚的沙漠确实会让万事万物蒙上清冷的面纱，此时，营房中的热闹就显得格外特别了。老齐啃了小半盘羊肉，几盏白酒下肚，看着身旁的工友，心里热烘烘的，慢慢地也从中咂摸出些团圆的味道来。今晚，大伙儿聚在一块儿谈天说地，唯独没提起自己的家乡。可不说也知道，每个人此刻都在挂念着故乡，挂念着远方的亲人。沉甸甸的思绪落在心里，借着酒劲儿都挪不到嘴边。

11点半了，齐飞拉灭了灯，关上电视，躺在床上。齐飞睁着眼睛，溯着时间的水流而上，探寻着记忆中跟父亲有关的，那些闪亮而又温暖的细节。

过去父亲要休班的时候，母亲通常不会提前跟齐飞说起这事。等到父亲抵达省内，母亲才会告诉齐飞：爸爸今天就回来了。因为路途遥远，父亲时常在深夜才回到家中，而此时齐飞睡得正香。第二天早上，齐飞一睁眼，就能看见穿着睡衣的父亲站在卫生间洗漱。小时候，父亲回家的日子对齐飞来说就像节日一般，虽然说不准具体是哪一天，但也正是这种不确定性，让相逢总是充满着惊喜。父



亲的行李箱里总装着些齐飞喜爱的零食，可能是巴旦木，可能是葡萄干，也说不定是酸奶酪。这些产自新疆的特色美食，安安静静地躺在父亲的行李箱里，夹在两列堆叠整齐的衣服中间，随着列车驶过3000多公里，再辗转长途汽车，最终来到滨海的小城，出现在齐飞家的餐桌上。

这会儿，老齐和同事们的聚餐刚刚结束。他回到宿舍，简单地洗漱后，也躺到了床上。窗帘尚未合拢，老齐侧躺着。将醉未醉的时候，他似乎看到了儿子的脸庞，模模糊糊地看不真切。老齐也想他的儿子了。

老齐记得，从儿子六七岁开始，每逢休假结束，儿子会

## 阿达的灼痕(散文)

□汪洛

山路上，路面结起薄冰，大哥驾驶的手扶拖拉机开始打滑，失控的车像脱缰的野马。拖拉机“痛痛痛痛”地咆哮。车厢里的父亲感到了危机，胸口的剧痛扼住呼喊，只能嘶哑地指挥：“低挡！低挡！”大哥左手猛地拉离合杆，右手推入挡杆，“咔、咔、咔”的齿轮声如同骨骼断裂——挡，挂不上了！陡坡尽头的大弯道，是深浅张开的巨口。跳车？来不及了！刹车踩死，完全是徒劳。载着人、木箱、大油桶的钢铁怪兽，在冰雪路面上划出冷酷的轨迹，冲出公路。

刀锋般的山风刮醒父亲。他躺在崖边农田的冻土上，几米外即是虚空。剧痛中，他看见崖畔土梁上伏着一个人影。挣扎起身，呼喊儿子的乳名，却只有唇形翕动，声带哑啞。那一刻，愧疚就像冰锥刺心——儿子长途颠簸，硬木坐垫，震耳欲聋的噪声，刺骨寒风里开车冻坏的手和面目……亏欠他太多了！朔风卷着雪沫横扫。父亲顶着风，一寸寸挪移。儿子的侧脸在微弱雪光中显现，嘴角凝着暗红，身体不见起伏。他连滚带爬扑过去，抱起他的身体，拂去脸上的土和雪，声声呼唤。许久，大哥胸口微弱一颤，咳出一口血，眼皮艰难掀开一条缝，望向父亲，沙哑地挤出两个字：“阿达……”

30多年前，父亲那台咆哮的手扶拖拉机是撕裂山野、宣告存在的唯一声音。现在，我们是进城编织希望的云彩的农民。

晨光熹微，车轮碾过城市，向西南，攀越六盘山一道沉默的山梁，气温回暖，疾驰的车窗，裁剪着嫩翠如流动碧玉的山谷。我和妻子并肩，驶向生活惯性推动的远方。

六盘山春寒料峭，几片黛蓝色的琉璃瓦样品在后座闪着光。阳光穿透它们晶莹的肌理，折射出灼目的光——那是生活的荧光，是我们此行的希望。

妻子的目光黏着在前方未知的延长线上，低声说：“这次一定要把旧账结清，今年的租金就靠它周转了。”她眼角的纹路在强光下格外清晰，像被岁月犁出的沟壑。我应了一声，喉头一阵微涩。对面一辆高栏货车挟着气浪呼啸而过，车身猛地一颤。这剧烈的颠簸，瞬间接通了记忆的电流——

金秋9月，我终于踏上了李娟笔下的阿勒泰。

车行阿禾公路，如展百里画卷。草原广袤，林海起伏，雪峰寥寂，溪涧蜿蜒。

禾木四野，山体浪涌般在天际勾勒出起伏的曲线。光影角逐间，大地裸露出铁褐与铜绿的底色，峰顶积雪如冠，整座山峦俨然一尊散落银灰的青铜巨器，默然矗立于时光长河。散乱的岩石匍匐在地，似偎依母亲温存的孩童，却倔强地昂首，向苍穹炫耀着大地的筋腱。

我沿青黑色羊肠小径向山脊攀登。蜿蜒于草间的小路如青铜器上的铭文，牛羊粪的质朴气息是土地最本真的味道。立于山巅，极目远眺，唯见风与光影流转，远山沉寂，往事如烟，都沉入了无言的辽阔。

白桦、雪松、云杉错落成林，在光影下化作天与地的调色盘：深绿、浅绿、深黄、浅黄，间或跳出星点枫红，在秋阳下泛着粼粼波光。尤妙的是白桦梢头的那簇金黄，宛若调皮的精灵踏着凌波微步，四处嬉游。林间小溪欢脱如稚子，一路踢踏凸起的石头，溅起簇簇清亮水花。

林外，成群牛羊悠然啃食着秋草，虽值金秋，唇齿间仍萦绕春日的芬芳。日暮时分，它们循着主人遥远的呼唤，心怀对丰饶秋日的感激，朝袅袅炊烟款款而归。

## 情牵阿勒泰(散文)

□章新宏

沿喀纳斯河漫步，见河水时而青绿，时而淡蓝，时而乳白，在亘古静谧中哗哗作响，似在低语着湖怪的古老传说。三两游人与河边饮水的西门塔尔牛，都成了这自然说书场里的静默听众。图瓦向导说，他们视“湖怪”为守护湖水的精灵，这份敬畏让喀纳斯保持着原始的纯净。翡翠般的湖面未见精灵踪影，云雾缭绕的神仙湾亦无仙人履迹，而这“未见”的留白，反添悠远诗意。

阿勒泰的餐桌同样令人难忘：那烤包子滚烫的肉香，那手抓饭里胡萝卜的甜与羊肉的鲜，那炭火上滋滋作响的红柳枝串起的烤肉，还有那饱满的馕散发的小麦香气。

在这里，我遇见了哈萨克语意为“月光”的女孩阿依努尔和蒙古语意为“富饶”的小伙子巴彦。他们曾在岭南求学，如今回到故乡，书写广袤的山水人情。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，我不禁想起女儿班上那些远道求学的新疆学子，想起在

悄悄地打开自己的行李箱，往夹层里放上一张字条。刚开始，老齐并不知情。在井队工作了两个月后，天气转凉，老齐翻开行李箱，打开夹层找秋衣秋裤，这才发现了那张笔迹稚嫩的字条。老齐至今仍能想起字条的内容：“爸爸，爸爸，你女儿女子工乍，我会口斤女马女马白勺舌，女子女子字习——儿子”。老齐前两遍读的时候，鼻子一酸，差点落了眼泪；读到第三遍，却又笑出了声，他心想，下次打电话时得考考儿子“学”字怎么写，看看他究竟有没有好好学习。打那起，儿子在离别前总会往老齐的行李箱里塞一张纸条或明信片。有时可能只有一句“一路顺风”，有时则写得满满当当。老齐很珍惜这20多张字条，放在办公柜的档案盒里保存。

“嘀”，闹钟响了一声，齐飞知道12点到了，又是新的一年。但齐飞没有收回思绪，他想起小时候父亲教自己骑车的场景。这似乎构成了齐飞的原初记忆。倘若再向上追溯，便是白茫茫一片了。

“那年夏天，爸爸用手扶着我的车座，陪我慢慢转圈。转着转着，爸爸悄悄松了手。我对此浑然不知，自顾自地骑出去好一段距离。终于，我找到了骑行的感觉。我用力蹬着车子，爸爸在后面小跑着，边笑边追。不一会儿，他追不上了，而我却骑得更起劲了，恨不得再快一些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等我想要折返的时候，爸爸的身影已然浓缩成一个黑点。他站在原地，极耐心地等待着，好像从一开始就知道我会一个劲儿地骑下去，然后在某个时刻掉转过头，重新牵起他的手，一起回家去。”齐飞的眼眶湿了。

12点来临的时候，老齐还感觉些许的晕乎。他换成平躺，2月——9月——3月——1月，哟，和儿子快两年没见了。明年，哦不，今年，总可以相见吧？在过往那些团聚的场景中，老齐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在儿子3岁的时候：

那天，他拖着行李回到家中，儿子似乎并不欢迎他。当老齐走进儿子的房间，儿子慌忙挥着手示意让他出去。老齐试着往前走两步，刚一迈出脚，儿子就急得哇哇大哭。妻子对儿子说：这是你爸爸呀。小家伙也不理会，这真是令老齐哭笑不得。直到老齐像变戏法似的掏出一只布娃娃，儿子才停止了哭泣，瞪大了眼睛，一会儿看看老齐，一会儿看看布偶。到了晚上，老齐在梦里听到一阵窸窸窣窣的声响，一下醒了，他的妻子也醒了，只看了一眼，便小声说道：“这孩子又尿床了。”

夜夜里，白雾散去，沉沉坠入梦乡。  
(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)

田地中央，桶身闪着冷硬的光，柴油未泄。工具箱就像被命运肢解，零件四散。万幸的是，两人的筋骨未断，都是皮肉伤。他们折下枯枝，薅来带雪的干草，在残破的车厢底点火。湿草燃起浓烟，污血在嘴角冻结，跳跃的火光映在两张劫后余生的脸上，似生活烙下的印记。他们烤暖身体，用军用水壶煮热了水。

晨光刺破黑暗，他们搀扶着站起来，活动僵硬的四肢。昨夜彻骨严寒，他们始终没动那桶柴油。“跑车的人，油就是命”，父亲的声音混着寒气，“有它，就有路。”

多年后，父亲和大哥重提旧事，脸色蜡黄，夹烟的手指抖得厉害。桌上玻璃杯的热气孤零零飘散。自那夜过后，父亲的话少了。和顾客交谈，经常突兀地迸出：“嫌贵？别处买去！”甚至失控地吼：“走！出去！”客户愕然离去。他说话前总要“啊……”许久，仿佛字句卡在记忆的某个断层里。电话那头，常有人误会他说话拿腔拿调，给人不好的印象。我提醒他：“您不说顾客是衣食父母吗？”他眼神茫然：“我不是故意的……心里烦。”后来，他语速更缓，字斟句酌，显出笨拙的用心。对我们却越来越和缓。只是深夜，常被莫名地惊醒，“咣——咣——咣”用拐杖敲击床头的旧衣柜。我赶紧过去，他或说没事，或喃喃要开灯小解。他像丢了魂，眼神时而涣散，游离于时空之外；时而钉住虚空某点，深不可测。那“咣咣”声，从此成为我耳畔时常萦绕的背景音。

父亲离世已8年有余，那夜的雪，那冷硬的油桶光，那拐杖的敲击，凝结成我心底一道无法愈合的冻疮，时时感受到他的灼痛。

轿车低吟着，灵巧滑过蜿蜒的川道，来车刺耳的鸣笛声切断悸动。我摇下车窗，六盘山清凉的山风涌入。妻子侧目：“想啥呢？眼睛都红了。”我嗯了一声，没有作答。她默契地沉默。田野铺展新绿，喷灌器在空中织出温柔的希望。

目的地很快到了。甲方结账的爽快出乎意料，他们态度和蔼，流程井然。

工地喧嚣。砂浆车列队，推土机轰鸣着推平土丘，黑烟滚滚。上次倒下的琉璃瓦砾还有剩余，在烈日下反射着刺目的白光，热浪在瓦片表面蒸腾，扭曲，仿佛父亲那不曾熄灭的生存之火在我的血脉中再次奔突。门口零散走过的工人，像一笔笔飞白的水墨。我和他们，是否都在同一条无形的线上，探寻着生活的谜底？从一个起点奔向另一个起点，活着的意义，在惯性的奔忙中显出。几朵白云悬浮天际，边缘被阳光染成耀眼的白，缓缓游移，如同生活的另一条轨道。

(作者系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某建材公司职工)

机场迎接他们时眼里那道明亮的光——原来我与这片土地的缘分，早已种下。

那些曾在此奔走的身影从历史深处走来：林则徐的马队踏过积雪，左宗棠的柳枝抽出新芽，杨增新的哨所矗立边境，兵团战士的锄头开垦绿洲……他们与我在克兰河畔完成了无言的相会，“苟利国家生死以”的诗句如额尔齐斯河般深沉绵长。

禾木老木的都塔尔琴声、克兰河的轻吟浅唱、喀纳斯湖的絮语、彩虹布拉克的歌舞、贾登峪的马蹄声、西北第一哨的军歌、萨尔乌楞村的红色往事……仿佛汇成一道无声而深情的召唤。

想起那些求知的目光，想起心中未竟的教育梦想，一个蛰伏的念头倏然破土而出——何不寻找机会，来此支教？教孩子们读“大漠孤烟直”，也教他们写“家乡的白桦林”；带他们登高远看，把家乡的故事讲给风，讲给水，讲给远方。

此念一生，便在心中回响，再难平息。

新疆，伊犁，阿勒泰，就是这样一个让人别后魂牵梦萦的地方。我想，这条路上，终将遇见许多早已将深情安顿于此的同路人。

(作者系广东省东莞市东城体育管理服务中心主任)